

假如一个城市有了河，这个城市就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和一种内外兼修的气质，因为河是一种独特的物质形式，有着独特的韵味，比如横穿周口中心城区的河——沙颍河。

一、沙颍河之源头略考

外地人到周口，看到城区被两条河分隔，不知为何有三川之说，实际在周口大坝的上游，已经有两条河汇聚在一起，到了市区，贾鲁河再加入进来，所以有了三川之说。那么，三川之源如何考究？

先说沙河。沙河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，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的主要水源之一，古称泄水。《水经经》中写到：“泄水出南阳鲁阳县西尧山。”鲁阳县即今平顶山市鲁山县，古时属属南阳府，尧山即伏牛山东脉木扎岭。沙河从伏牛山东麓出发后，洋洋洒洒，流经平顶山市、漯河市，在周口市中心城区的上游，西环路的西北与北来的颍河汇合，成为沙颍河。

再说颍河。颍河又称颍水，也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流，是淮河最大的支流。古人将四条入海之大川称为“四渎”，即黄河、长江、淮水、济水，“四渎”的主要支脉为“八流”，分别是渭水、洛水、汉水、沔水、颍水、汝水、泗水、沂水，颍水亦为古代“八流”之一。颍河有三源，按《水经注》的说法，古颍河三源都在嵩山：正源出自河南省登封市嵩山西南；北源贾鲁河出自河南省新密市圣水峪；南源沙河源于河南省鲁山县摩达岭，颍河从源头出发之后，在平顶山、许昌境内又有支流加入，特别是在西华境内，多条支流纷纷汇入，其中最主要的是沙河的汇入，给颍河最后一次壮大了声威，及至三源在周口市三合而一，乃沙颍河是也。于是，周口就有了另外的名字——小武汉、三川、川汇区。

二、贾鲁河之可圈可点

今人看来，贾鲁河在三川之中为最不起眼者，河道狭窄，河水时有时无，而且澄清的时候很少。但岂不知，贾鲁河在三川之中为名气最大者也。有人考证，它的前身就是楚汉相争时的“鸿沟”，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，即此之谓。据史料记载，鸿沟乃战国时期魏国所凿，魏惠王十年（公元前361年）开通，当时开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灌溉农田。后又经过20多年的开发，至惠王三十一年（公元前339年）连通了济、濮、濉、颍、汝、泗诸水，成为当时中原大地上的主干水道，以此为水主形成了水路交通网和大面积的灌溉区。鸿沟在当时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秦朝末年，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在此对峙，后楚汉约定“以鸿沟为界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以东者为楚”，这条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鸿沟就是今天贾鲁河上游的荥阳段，可见贾鲁河已有2000多岁的高龄。

不过，既然是“鸿沟”，贾鲁河之谓又从何而来呢？这要说到一位历史名人——贾鲁。

贾鲁，字友恒，元代山西高平人，幼年时便聪慧好学、志向远大，长大后博学多才、谋略过人。他曾担任过儒学教授、潞城县尹、户部主事，还参加过《宋史》的编修，后又曾任监察御史、工部郎中、行水督监等职，其间多次主持治理黄河水患。为了找到水患的原因所在，贾鲁曾沿着黄河往返数千里勘查地形、水势。凭借着长期的实地考察和多年的治河经验，他逐渐积累了一套自己的“治黄方略”。

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4月，55岁的贾鲁受命于危难，出任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，征发河南、山东15万民工和2万士兵，开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。这其中就包括他从密县凿渠引水，经郑州、中牟，折向南而至开封，而后入古运河，直达周口入淮河，这正是今天贾鲁河的流向。贾鲁此举不但平息了水患，也复兴了漕运，兴盛了商业，豫人感谢贾鲁的恩德，把重新疏通的运河改称“贾鲁河”。

过去的贾鲁河水量充沛，可通舟楫，自北向南穿周家口而过，明朝往

后，大量淤泥黄沙涌向了贾鲁河，其周家口向南的河床抬高，渐渐不能通航，由此变成了季节性河流。到了汛期，它的水和沙颍河交融之后仍然清浊分明，一直到市区外才充分融合，因此，周口人又将它称为小黄河。今天的贾鲁河虽然纤细孱弱，但它仍是河南省境内除黄河以外最长、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。

三、周口之灵与水之灵

古人云，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周口之河，水不深，但灵气不衰，何也？龙依水而生威，水因龙而生灵。虽然沙颍河水确乎之不深，但周口人中之龙大有人在，所以“小武汉”之名响彻大江南北数百年，水灵亦人灵也。

周口市政协主席穆仁先在《周口赋》中，对周口之人杰有过热情的讴歌，如吾祖伏羲，应世而立。率带先民，赴周陈地。筑城修池，安养生息。力劈洪蒙，经天纬地。结网捕捞，牺牲养艺。定姓氏，制嫁娶，肇始文明曙光，中华儿女得以血脉相续。

再如老子李耳，东周为吏。西出函谷，留下名句。彪炳史册《道德经》，启迪万民于一理。传诵之久远，受众之袤广，非《圣经》无以伦比。再如陈胜、吴广，农民大旗，反抗暴秦，顺势而起，功业煌煌，历史前移。

当然，谢安、谢玄、谢灵运，袁世凯、吉鸿昌等等，真可谓人杰地灵、浩浩荡荡。

据考证，伏羲从天水出发，顺水而下，定都于淮阳。后来，河中出现了一个身有鳞而生双翅之物，伏羲看后认定是匹龙马，是为“文明之兆”，龙的概念由此诞生。可见，伏羲因水而来，神龙因水而生，伏羲因水而创中华文明之发祥，水之灵唯此为大焉！当然，此水是否周口现今之沙颍河，无法深究，但周口水之灵可见渊源。

据史料记载，陈胜、吴广大泽乡起义，其中吴广是阳夏人，即今天周口市太康县人。二人带领起义军征战豫皖二省，进据陈县（今我市淮阳）时，已拥有步兵数万，骑兵千余，车六百辆。陈胜即在淮阳自立为王，国号“张楚”，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就此建立——不知是不是巧合，伏羲亦定都于淮阳，一个碧波荡漾的地方。

世人皆知的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和第一位大总统袁世凯，于沙颍河南岸20里的项城袁寨村出生后，肯定是沾上了此河之灵气，从此便与水同起同落；渡海赴朝勘定内乱一举成名；在天津渤海边上的小站训练新军而独揽军权；被载沣免职后隐居于洹上村——安阳浥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庄；其死后仍葬于此——袁林，清澈的浥河北岸。

实际上，即使撇开因名人而来的牵强附会，故弄玄虚之意，假如没有了沙颍河，没有了河水，名人是不是令人稍感枯燥？因为没有了水的滋润。

四、三川之秀色可餐

大凡说到景色，总要有让人惊心动魄，激动不已之处，才能令人流连忘返。但周口之三川，却不是这样，她就像清茶一杯，你必须慢慢地去品，去琢磨，去回味，直到有一天或因某一个沙滩，某一块草地，某一丛小树，某一泓清水，某一朵浪花，你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三川之美如此这般，实际也就一个字——秀。

沙颍河是温柔的，虽然在30年前的每年汛期里，河床里充满了河水的咆哮，但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她总是静静地静静地流淌着。清晨，即使第一抹朝霞把河面映得通红，你也听不到河的嘈杂；傍晚，你站在水边，即使心里和情人说着悄悄话，但似乎仍

然压住了水流的潺潺。冬日的雪天，河床里一片玉色，但透过冰和雪的缝隙，你仍然能看到一丝细流默默地向东向东；夏日炎炎，站在河边，你抹一把被烈日晒红的脸庞，河水那腥腥的湿湿的味道，马上让你感觉到好润好润。

这就是沙颍河，从每一个周口人的心头流过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杰地灵，抚平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沟洫。沙颍河边没有高大的树，最多的就是河柳。也许是水的滋润过于丰盛，也许是河滩的黄沙过于贫瘠，反正你在沙颍河边很少看到高大的柳树。但就这已经足够，因为那一丛丛不高的河柳，轻轻拂着青青的水面，间或有一只野鸭从水面划过，谁说不不是恰到好处。

沙颍河边没有名贵的花草，最朴实的就是一种蔓延不断的野草，过去的人们叫它疙疸草。儿时的记忆中，这种草似乎是沙颍河的专有。春季，它往往发芽最早，秋天，它最后一个脱去绿色。它不与任何植物争宠，只是紧紧贴着地皮，寻找生存的空隙。即使前方是石块、沙砾，它也能用生命把它覆盖，然后继续前行，所以它生命的蔓延几乎没有尽头。就是这种草，紧紧地拥抱着每一片沙地，每一块河坡，抵挡着暴雨的冲刷、洪水的泛滥，给千千万万的人们带来祥和与安全。

沙颍河里没有尊贵的鱼虾，最多的就是仅用于果腹的普通鱼虾。我记得，涨水季节，从河里捞一大抱水草，拧成一根一米多长的把子，双手抓住两头，浅浅地甩向水中，再慢慢地拉上来，十几个小鱼小虾就会在平平的沙地上蹦来蹦去，用手轻轻捧起，把它们集中到一个小水坑里。慢慢的，时间到了中午，小水坑里的小鱼虾竟然有了一碗半碗，那就是全家人中午的一点牙祭。或者这样，如果你的运气好，又用心，你会在河水退去之后，在河滩上的小水坑里，捡到几条一指左右的小鱼，或者在石缝里、砂堰下，寻到一只两只肥肥的螃蟹，也足够打打牙祭了。

五、三川之民俗风情

也许因为有了河，有了船，有了码头，周口很多民俗风情是很另类的。

周口人说话比较硬，外地人听着好像说话人很有情绪的感觉。按专家的分析，周口方言中，一半左右的音都是降调。比如桌子这个词，普通话说起来把“子”加上轻音，听起来好像提醒对方不要碰坏了；但周口人说起来，“子”成了降调，很有不摔坏桌子不罢休的感觉。虽然说话不那么温柔，但周口人却保留了许多汉朝以前的语汇，比如“啖”，《史记》的《鸿门宴》里，说樊哙“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啖之。”用的就是这个字。老周口镇的人劝人吃饭都说“再啖点儿”，即樊哙之啖也。再比如，过去周口人都是下河洗衣服，装衣服用的大多是竹篮，而怎么用，非“攥”不能成行也。很长时间，周口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被《新华字典》验明正身的字，是官话。再比如女儿嫁人称出门子，鸭子叫做扁嘴子，甘蔗也叫甜林竿，稀稀拉拉的小雨点叫做滴星子。

周口人拜年正儿八经的要磕头。记得小时候，大年初一必须到本地的长辈家去拜年。到了后，地下的拜垫已经放好，晚辈必须很认真、很规范地磕三个头，然后才有压岁钱可领。而正月十五的元宵节，那也是非常算回事儿，当然主要是吃。如十五圆，十六扁（扁即扁食即饺子，也是大方言），十七上午吃蒜面（又是方言，即全国人民所吃的捞面，周口人叫蒜面条子）的有序排列，说的就是正月十五必须吃元宵，正月十六必须吃饺子，正月十七上午必须吃捞面。想来元宵图个甜蜜和圆满；饺子是元宝，图的是生活富裕；面条图的是长远，老年人图的是长寿，谁能说

这种“吃”不是美好愿望的体现。

正月十五，老周口还有一个让孩子们、大人们激动半夜的项目——打花，那是大江南北，天南地北，找不出第二家的玩法。先架好一个能化铁水的炉子，把废旧的碎铁放进去化成铁水，然后用勺子舀出来，另一个人全神贯注，铁水从勺子流出的瞬间，打花人挥动铁锹，把铁水往空中打去，千万朵亮丽在空中形成一个比半个篮球场还要大的扇面。胆大的孩子披着破棉袄，在花丛下钻来钻去；大人们站在沙颍河三岸，激动地评论着打花人的技巧高低；老人们则靠在自家门外，根据空中亮度的强弱，比较着那一年、那一年。于是，漫天的铁花预示着新一年的吉祥，整个年味有了圆满的句号。

老周口的端午节，同样是特别的。那时，在接近端午节的前后，人们根据不同的地域或商会，组成不同的代表队，大家选好时间和水面，开始抡扁嘴子。在震天动河的锣鼓声中，一个个彪悍的捕鸭人站在窄窄的龙舟船头，瞄准水中的扁嘴子，施展自己的快捷与敏锐，最后的强者就是抓到扁嘴子的人。虽然胜利者并不能得到十分丰厚的奖品，但水面上，当着全城人得到的那份荣光，也足以让人炫耀半年。

六、关于水的旧事

听爷爷讲，我们家很早就

在沙颍河边住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当时的河水很甜，感觉比现在的纯净水味道要好得多，甚至比“有点甜”的水还要甜。当时的冰棍3分钱一根，一般孩子是不买不起的，我是一般之列，所以上学时只有带一个玻璃瓶，灌河水喝。记忆中，还没有学生因为喝河水闹过肚子。

那时，由于很多周口人吃的水是河水，所以周口就有了卖水的行当，大街上不时有卖水车沿街吆喝，用的是大铁皮桶，装煤油的那种，下面开个圆口，用一自行车内胎当排水管，用绳子扎紧，放水时把绳子解开。一挑水好像就2分钱，主要卖给吃不惯井水的居民。

我们家人口多，最多时四世同堂，有15口人在一起吃饭，所以一直从河里担水吃，一天可以省一毛钱的水钱。我记得水桶不是很大，两桶水也就50斤左右，但挑了水，翻过河堤，再到家中，就要有相当的功夫了。我开始被编人担水的班次，当在上初中之后。我们家的水缸是大号的，可装5担水，我当时力气弱，从河底到河堤上，要停下来歇歇脚，然后再挑到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个子低，力气小，往水缸里倒水举不起水桶，还要由我的堂兄们帮我倒在缸里。后来年龄大了，力气大了，也就可以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工序了。担水的生涯中，我最喜欢的是涨水季节，河水最大时可接近堤面，挑水的功夫就小得多了；最烦的就是冬天，那时的冬天要封河的，一直到打春河面才解冻，所以冬天去河里担水，就得砸开冰面，用舀子往桶里灌水，灌满了再往家担。十里冰封的溜河风吹到脸上、手上，和刀割没有什么区别，特别是冬天再碰上下雪天，那个挑水的活儿，真是一言难尽。

周口最早的水厂建在如今的中州路大桥与大坝之间，文化街小学的西边，在河堤的南沿修了几个水池子，然后从河里把水抽上来，放些消毒剂，就卖出去了。我们家用上自来水，当是在

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，但所谓的“自来”，实际指的是居民几家或半条街兑钱，让“公家”把水管接到居民住家的附近，每月由用水户轮流收水费。虽然和现代意义的自来水有很大区别，但总算不爬河堤担水了。

每一个人对自

己的家乡，对家乡的一草一木，当然还有河，都有着深深的眷恋，都会说，俺家乡的河是最美的。那么，沙颍河到底是不是真有着迷人的韵味？也可能只是一种品位和品味。

附记：“周家口”航运兴衰之变

明朝洪武年间（1368年），当时的周口还仅仅是一个大村庄，村民忙时务农，闲时捕鱼，其乐融融。为了交换手中的剩余农副产品，也不知具体哪一天，有人就在沙颍河北岸、贾鲁河西岸开设了集市。由于当时中原地区休养生息，基本安康，交易者见多，于永乐年间（大约1403年—1424年）在沙颍河南岸又形成一集市。但河面无桥，交通不便，便在南岸集市北口开辟一渡口，村民周国昌操起了摆渡营生，周家渡口或周家埠口从此面世，后来又演变为周家口。清末民初简称为“口上”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周口市人民政府（现川汇区）挂牌成立，才改为周口。

明万历年间，周家口已成为淮河流域物资集散中心之一。当时翰林学士熊庭弼曾过周家口题诗曰：“万家灯火伴江满，千帆云集似汉皋。”到成化年间，周家口水运交通东连江淮、西通襄宛，舟楫直达太仙镇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，货船往来与日俱增。三川上下，码头、埠口星列棋布，商船云集，日夜千帆竞渡，百舸争流，桅樯林立，往返穿梭。资料记载，其时东起界首西到襄县，仅周家口船户700多家，占有船舶千艘以上。先后有十四省行商巨贾、能工巧匠，纷纷来周投资兴业。当时，六安茶麻、两湖竹木、两广纸糖、天津食盐、蒙疆骡马，连同省内豫西的山货煤炭、新郑的红枣、杞康的棉花、淮陈的黄花菜及当地产的皮毛、粮油等等，均荟萃周口，行銷各地。

明末清初，周家口渐至鼎盛，大渡口、小渡口、盐路口、刘渡口、新渡口、引渡口、义渡口等码头遍布三岸，并因之形成了诸多商业街，如对着大渡口的是子午街，经营百货、布匹、茶叶等，对着小渡口形成了经营煤炭、铁器、石器、陶瓷等山货的山货街。山货街向南开辟了经营颜料、染布、皮件、皮衣、皮绳的北永兴街、南永兴街和弦坊街。从山货街与北永兴街交接口处，便是最繁华的大十字街（今川汇区劳动局门前），从大十字街向东是经营皮货、肉食的东潘公街、陈州街，大十字街向西是经营金银首饰、糕点、杂货、粮食的西潘公街、西大街。

清代康熙盛世，周家口鼎盛之极。至清顺治年间，周家口共拥有码头渡口22处，水陆寨门40余座，人口突破22万。

清末民初，平汉、津浦、陇海铁路相继建成通车，周家口航运开始衰落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国内物资交流模式的变化，陆上运输地位上升，内河航运日趋下滑。但截至1955年，周口仍有货船500余只，货运量占全省水运1/4。“文革”前，河面上还不时能见到一排排铺满河床的大帆船，汛期一到，艄公的吼声，纤夫的号子，高高的白帆，如林的大桅，火热的场面仍能再现沙颍河航运的百年盛况。

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沙颍河航运事业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，2005年12月28日，经过15个月的紧张施工，周口港胜利竣工。2009年7月12日，周口港迎来第一艘千吨级货船——“皖龙6588”号。该船装载有4个长、宽各约9米的集装箱，箱内是由台湾台塑集团在洛阳投资的电厂配件，从上海航行800多公里后来到周口。

